

第二輯 「正音秘笈」 撞大板

「正音」的來龍去脈

一家電台訓練藝員，開班授課，於是傳授一份「秘笈」，即是香港電台電視通行的「正音」。這份「秘笈」傳到王亭之手中，披閱一過，覺得甚為誤人子弟，不得不再將此「正音」問題提出來一談。

所謂「正音」，乃由一個大學蛋頭發動，第一炮即是將「時間」讀為「時奸」，他的根據是黃錫凌的《粵音韻彙》。後來蛋頭在爭論中悄然收兵，卻得一地產商資助，出版錄音帶，準備銷給中小學教師。

王亭之得一尚未發行的錄音帶，耐心細聽，記錄下一百一十多個錯音，為怕誤人子弟，乃在專欄撰文指出這錄音帶有問題。文章發表後，報章收到信，說要告誹謗，王亭之一笑置之，因為手頭有資料，足以證明《粵音韻彙》錯誤，如果對簿公庭，那家大學一定丟臉。

結果，一年後該大學來一封信，說經過檢查，錄音帶祇有七十幾個錯誤，要求更正。

如今死灰復燃的「正音」，來龍去脈如此。

略說反「正音」本末

傳媒新聞部的人，怕讀錯字音，這本來是負責任的態度。可是，他們卻給何文匯鑽了空子，誤將他提倡的讀音作為標準，根本不知道他違反學術原則，漠視廣府話的種種語源。

王亭之八六年往夷島定居，到九三年回港，才知道何文匯將「正音」搞到如此成功。因為夷島資訊隔涉，所以何文匯便無敵手。

後來王亭之來圖麟都定居，當邪音初出現時，曾跟蘇凌峰先生、何潔貞女士提出讀音問題，但反應冷淡，他們根本沒興趣跟王亭之討論。蘇凌峰甚至以「語音七十年一變」為理由，反對王亭之的說法，這是昧着良心的理由。因為他分明是跟何文匯的讀音，而何文匯則白紙黑字承認他是根據一千年前的《廣韻》。不承認「語音七十年一變」的正是何文匯，而不是王亭之。

如今王亭之將事情本末略為提出，很希望兩家電視台思考，因為此事可大可小。

「援」應該讀「完」

電台電視的「正音秘笈」，第一個即是「援助」，認為「正音」是 wun (連「垣」字都不識用來註這個音，所以出到羅馬拼音)，讀為「完」則是錯讀。

真可謂一開頭就撞板。

當日王力因為黃錫凌的《粵音韻彙》錯誤太多，他是中國第一流音韻學家，又熟識廣府話，於是便寫了一本《廣州話淺說》，有意糾正錯誤，「援」字便是他舉的一個例。

「援」字有三個音，「完」、「院」、「垣」。可以查《康熙字典》，便知道當讀「完」時，是「引」的意思，有人跌落水，用手引之上岸，祇能讀為「完之以手」絕不能說「垣之以手」。

讀為「院」時，意為救助，「攀援以為助也」，必須讀為「攀院」。

至於「垣」音，是跋扈的意思，所以「援助」絕不能讀為「垣助」。如今不分字義，單單用一個「垣」音，是將正統字典視為無物。更何況，用「垣」音根本錯。「垣助」，是跋扈地助人耶？

所以，「正音秘笈」一開頭就已經撞板。

但它們卻自稱為「新事物」。連方言發音都有新舊之分，已經擺命，將一千年前韻書的音稱之為「新」，更加擺命，難怪撞板。

祇限人用一個音

「擴張」、「擴大」，廣府人讀為「抗張」、「抗大」，如今電台電視的「正音秘笈」卻認為錯誤，要念 kuwok [ˈkwɔk] 音，真複雜。

查查《康熙字典》就知道，「擴」字有兩個音，一音「廓」，那大概就是「正音」的依據，讀「廓」音時，「擴」是「張小使大」的意思。

可是《康熙字典》還有一個音，「古曠切」，即是廣府話的「抗」音，意思是「充」，所以「擴張」，「擴大」亦合符此意。

兩個音的「擴」，意思並無大異，「張小使大」，與裝東西令其充滿而大，二者很難分別，因此廣府人讀「擴」為「抗」，並無不合，為什麼卻一定要單依一個「廓」音呢？

這有如「渥太華」，字典的「渥」字明明有「握」、「屋」兩音，如今連人家的英文原音都不顧，一定要讀為「握太華」，真的不知是什麼道理。字典有的音，不准用就不准用，難不成電台電視惡過花花太歲白鼻哥。

此輩「閉門造音」

電視將「發行」之「行」，讀成「恆」音，十分刺耳，一向以來，廣府人皆讀為「發杭」音。

這種「正音」，真的可謂心勞力拙，而且自暴其醜。「發行」，是將貨物批發給行家，所以稱為「發行」。是故從前的商店招牌，若寫上「發行」、「發客」字樣，即是表示自己兼做批發生意。

如今這樣一「正」，「行家」、「同行」、「行頭」、「十三行」、「七十二行」，統統都要改讀，真的是「行路上廣州」！

提出「正音」的人，大概以為「發行」的「行」是動詞，「發」出去，讓貨物銷售，是故便要讀為「恆」，那是死讀書之害，證明此輩連廣府話的語源都不識，祇拿着一本韻書來「正」祖先的讀音。

此外，還有一個離譜之例。「排行」，他們一樣要讀為「排恆」。他們實在不知道「排行」有生動的語源。排成一行，就可以分出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等的次第，是故兄弟有「排行」。如果讀為「排恆」，次第之義即失。

三幾隻害群之馬，弄到廣府話大亂，是故王亭之不惜為之口誅筆伐焉。邀請他們公開辯論，卻又未見有人敢應戰，真是「閉門造音」耶？

「雲花」的啟發

電視電台搞「正音」，可是，王亭之看電視新聞，卻忽聽見「雲花一現」，不禁心頭一顫，他們重視「正音」，「握」太華、「九」紛則謂之正，可是「曇花」卻何以會讀成「雲」花呢？

重視讀音正確本來是好事，但是走偏鋒、鑽牛角尖則實非好事。一些字音，向來如此讀，凡廣府人皆如此發音，祇有電視台堅持他們與眾不同的發音，實已成為巷語街談的笑柄！在茶樓，王亭之聽見有人說：「你兩個咪『九』纏呀！」有人即答曰：「點呀，你做『九』察呀？」隨即一陣哄堂大笑，王亭之真替好心做壞事的人難過。

至於「握太華」，當然更成為莫大的笑柄，「渥」字有「屋」音而偏不用，一定要「握」，那真可謂自暴其短。提倡「握太華」的人，於報新聞時，卻將「濬」（音進）字唸成「睿」（音銳）音，那是有邊讀邊了，其誤一如「雲花」。

諸如此類的例子，祇可解釋為他們是出於好心而重視正音，不過矯枉過正。可是，為什麼「曇花」卻會讀成「雲花」；「濬」會變成「睿」呢？那就祇能說，他們的正音，祇重視強權立例，根本不重視基礎訓練，所以才會公然讀別字而不識面紅。

「正音」正到變歪風

關於「正音」，其實目的無非是防止讀別字及懶音，而不是更改約定俗成的生動口音。所以教授輩「正音」之初，將「時間」讀成「時奸」，即曾引起激烈爭辯。

最熱心「正音」的是香港電台，硬性規定職員要讀「時奸」，結果，終於知道錯，取消命令，此真可謂從善如流。

後來不知怎麼樣，「正音」之風又起，圖麟都的傳媒最熱心於此，台外的觀眾議論紛紛，他們亦一於我行我素。最離譜的是「握太華」，字典明明有「屋」音，他們亦一於不理，「握」着那個「太華」有如奉旨。

這樣的「正音」，簡直是一股歪風。要廣府人改口音來遷就死的韻書，可謂狂妄自大。如此一來，大嶼山豈不是要更名大「罪」山？彌敦道（Nathan Road）豈不是要更名「微」敦道？（按，真攞命，到了2005年，報新聞的人真的「微敦道」了，可以說是愈來愈膽大。）

但與此同時，他們卻頻頻讀別字，王亨之就曾舉過「雲花一現」的例，各位留心細聽，當可留意到許多別字出現於新聞報導。

又「姦」又「呢」的「正音」

傳媒求「正音」，本來是為了避免自己旗下的後生仔女讀別字，讀懶音。誰知「正音」一落到蛋頭的手，他們卻將那些傳媒點到五顏六色，由「時姦」開始「姦」，一直發展到今日「呢太華」的「呢」，偷呢拐騙，姦淫邪盜，一律云之為「正」。

這類蛋頭，決不承認語言的生命力，所以祇懂查字書。結果，霸道之極。人家好好的「跳虱市場」，他們要「正書」，改之為「跳蚤市場」，然後再「正音」，要人讀「跳早市場」，此即極其霸道之一例。然而，卻祇證明他們根本不知道廣府人將「蚤」稱為「跳虱」。在廣府話中，根本無「跳蚤」這回事。

又如「土著」的「著」，後來發展為「着」字，如今廣府語中尚有「着落」一詞，保存古義，可是他們卻一邊不肯「正寫」，還是用古字，寫為「土著」，但卻要人讀為「土着」，你試試寫「著落」，看廣府人知不知道「今晚有乜著落？」

以此情形，「正音秘笈」本身根本就原則混亂，用來訓練DJ，其害人一如大學用此以教學生。只奇怪有些大學生受訓之後，居然以此為金科玉律，假如他們再出來教書，那麼，廣府話就真的會給他們謀殺成功了。

這些人應該愧對祖宗！

以變讀為正音

廣府話中有許多音，以「變讀」為正讀。音韻大師王力在《廣州話淺說》一書中，即針對《粵音韻彙》的缺失，舉過一些例。

如「刊」字。王力說，字典「刊」字讀「看」(hɔn [ʰhɔn])音，可是廣府話卻讀為「罕」[ʰhɔn]。這即是以變讀為正讀。

同樣的例子，如「橙」字，依字典須讀為陽平聲，但廣府人都讀為變調聲。又如「柿」，字典音「屎」，廣府人亦讀為變調聲（陰上聲）。這些變調才是正音，如果一味根據字典，而不管生動的變調，吃柿就會變成吃屎。

這樣的例子很多，「狐狸」不讀為「狐里」，一定讀為「狐離」，然後才是正讀。這樣的例子可謂舉不勝舉。王力教授指出「以變讀為正音」，可謂尊重語言，並非死讀書。祇可惜他的書在大陸出版，排成簡體字本，是故香港人便很少重視他的意見。

「正音秘笈」一定要將「刊」讀為「看」的陰平聲，那是否定「以變讀為正音」這一規律，荒謬之至。

「正音」有四錯

電台電視的「正音」，所以弄到錯誤百出，主要原因有四。

第一、他們不知道廣府話有「以變讀為正音」之例。可是，他們在處理這類字時，卻有雙重標準。「僧」、「柿」、「橙」等則依變讀；「糾」、「刊」、「簷」等則不肯依。原因可能是他們不敢讓「生人」去吃「大紅屎」（僧人吃大紅柿），一笑。

第二、廣府話中還有「雙詞變讀」之例。如「陳」字，人人讀為「塵」，但在「老陳」這雙詞中，卻變讀為「老診」。所以「泛濫」讀為「泛艦」，「濫用」卻讀為「覽用」，王力教授已總結出這類變讀的原則，但他們卻根本不讀王力之書，死牛一邊頸，一律要「艦」。

第三、字典明明有兩個音，硬性規定祇用一音，例如「握太華」，又如「希立」，他們一定不知「渥」有「屋」「扼」兩音；「臘」有「獵」「立」兩音。霸道到極。

第四、不知詞彙原義而盲目亂「正」，例如「發行」，不知應讀為「發航」。

不學無術，妄行「正音」，誤人子弟。佛經云，誤人子弟者來生瘡癩，卻偏偏有食長齋的傳媒人，日日於報新聞時誤人子弟讀錯音。

謀殺廣府話的罪人

王亭之對於電台電視的所謂「正音」，一再加以抨擊，實在是想維護廣府話的傳統，千百年傳統的廣府話，絕不能因為一兩本書就受到廢棄，況且編寫這一兩本書的人，還不是廣府人，亦根本不知一切語言都有變讀的規律，廣府話給這樣的人傷害，十分冤枉。

造成傷害，大學的蛋頭要負重責，一些傳媒的主管以為這些蛋頭是學者，於是盲從，然後又藉權力來令手下依隨，由是才造成影響，這些人對傷害廣府話亦須負責。

王亭之如今重提王力當年之說，指出一些變讀的規律，目的即在於教廣府人對自己的語音要有信心，千萬不可依從那本錯誤百出的《韻彙》，以及依此而編的字典。傳媒落不得面，不肯改口，那是他們的恥辱，我們根本不必理會。

培訓 DJ 的人，說這些錯音是「新事物」，尤足見其無知，詞彙可以創新，語音則只能自然變化絕不能創新，更何況，自己明明是復古，否定廣府話的存在，根本不是「新事物」。連這原則都不懂，依此才情，真的有資格做董特首的馬仔。

答聽眾問「正音」

王亭之在圖麟都有一個電台節目，與夏春秋、余雅麗合作，已超過十年，可以算是長壽節目。電台的聽眾對「正音」問題甚感興趣，頗多電傳來問，惟因涉及文字，不便在電台作答，故乃在此一談。

黃錫凌的《粵音韻彙》，是「正音」的罪魁禍首，這本書祇宜作參考，實不宜根據它來「正」廣府人的音。

黃錫凌並非廣府人，雖久居廣州，並不等於就精通廣府話。他編的書，據其文章，可能參考過幾個西方人士的著作，黃氏尤其推崇一九一二年出版的 *Cantonese Phonetic Reader* 一書。以此背景來「正音」，難怪就要廣府人改老祖宗的口音，來遷就他這個學者。

不幸的是，香港的博士教授，竟然拿着黃錫凌這本書當寶，黃錫凌用《廣韻》，所以他也用《廣韻》，一再搞「正音」，而傳播界居然盲從，那就弄到廣府話大混亂。

聽眾叫王亭之再舉一些錯例，當然可以，隨手一揭，於黃書第三十九頁，標出「擴」字兩音，一音「國」，一音「廓」，所以弄到如今「擴張營業」要「廓張營業」，他即是始作俑者，他完全不理《廣韻》有一個「胡曠切」。

真的是製造「九紛」

有些電視藝員，忽然提倡「正音」，此乃受香港那邊的蛋頭影響無疑。一「正」之下，便弄到廣府人不識講廣府話矣。

有家長電傳投訴，他照足阿爺那代的廣府話來發音，卻給子女說他讀別字。最明顯的例子，即是「九紛」，一向以來都說「斗察」、「斗紛」、「斗纏」，如今突然「九」起來，莫明其妙。

將「糾紛」讀成「九紛」的人，所據者為黃錫凌的《粵音韻彙》。黃錫凌這本書，問題甚多，他指摘廣府人將「僧侶」讀如「增侶」、將「隸書」讀如「第書」等等皆誤（他認為要讀如「生侶」、「麗書」），要跟他，請那些電視人跟到足，見到和尚便要稱之為「生人」，「奴隸」便要叫做「奴麗」。他將「溝」、「勾」；「鈎」、「鳩」；「九」、「糾」；「救」、「購」等字列為一類（**geu**），請問，「救命」是否要讀為「購命」也！

整亂廣府話

廣府人說「水溝油」、「溝渠」，黃錫凌認為不合，要讀「鈎」音。請問提倡正音的電視人，照他的讀法，如何跟聽眾「鈎通」。

「彗星」，黃錫凌教廣府人讀為「胃星」；「驟然」，黃錫凌教廣府人讀為「就然」，凡此種種，請問是否要跟着他來「正音」。

當日王亭之檢查《粵音韻彙》，說有百幾個音錯，請中大不可死牛一邊頸，根據他來「正音」，出錄音帶指導中文教師。文章見報之後，幾乎弄到打官司，不過後來教育學院給王亭之一封信，說只是七八十個音錯，請王亭之「更正」云云。

可是，如今卻依舊死灰復燃，又來「九紛」、「土着」了。如斯作為，實在令廣府話紊亂而已，稱之為教壞細佬，未為過也。王亭之肺腑之言，尚請那些電視人三思。

請自己試試「正音」說話

黃錫凌可能受西人所編的廣府話書所累，許多音要讀歪一點，然後才能符合他的讀音。

例如，他將「夾」、「頰」、「甲」編為同音；「夾」、「甲」二字尚勉強可以，「頰」即是面珠肉，廣府人一向說成「俠」音，如何能「夾」呢？

廣府人說「邕邕」（辣撻），他要將「辣」音讀成「立」（見三十頁E）。請問，要不要跟着他來「正音」？

廣府人「為」、「韋」二音有分別，他一律讀成「為」音，「正音秘笈」從之，只未提到，「韋小寶」是否要讀成「為小寶」。

廣府人讀「搗」為「優」，如「搗起條褲腳」，可是，他卻要讀為「抽」。

諸如此類的例，黃書頁頁皆有，王亭之請熱心於「九紛」的傳媒人，最好拿着黃書揭一遍，再考慮自己有沒有可能跟着他音來說話，對不起，王亭之實無能為力。

渥太華遭「厄」！

王亭之看電視，聽見播新聞的人，將「渥太華」說成「厄太華」，心想，誤人子弟，此又為一例矣。

他們大概查過字典，好罷，那就查一查《康熙字典》。據此字典，《唐韻》為「於角切」、《集韻》、《韻會》為「乙角切、並音握」，這大概即是「厄太華」的根據。

然而且慢，《集韻》還有一個音，「烏谷切，音屋」。是則渥太華並非一定要遭「厄」也。請問，《集韻》這個音倒底有何不妥。Ottawa 譯為「渥太華」祇是譯音，字典上亦有這個音，為什麼一定不用，偏要「厄」那個「太華」，難不成加拿大因為中文電視的人識「正音」，就要將 Ottawa 改為 Attawa 來遷就那些一味識查字典，卻其實不識字典為何物的人也耶！

查出個「握」音就去讀「厄」，他們知不知字典中的「握」字，其實不讀為「厄」者也！